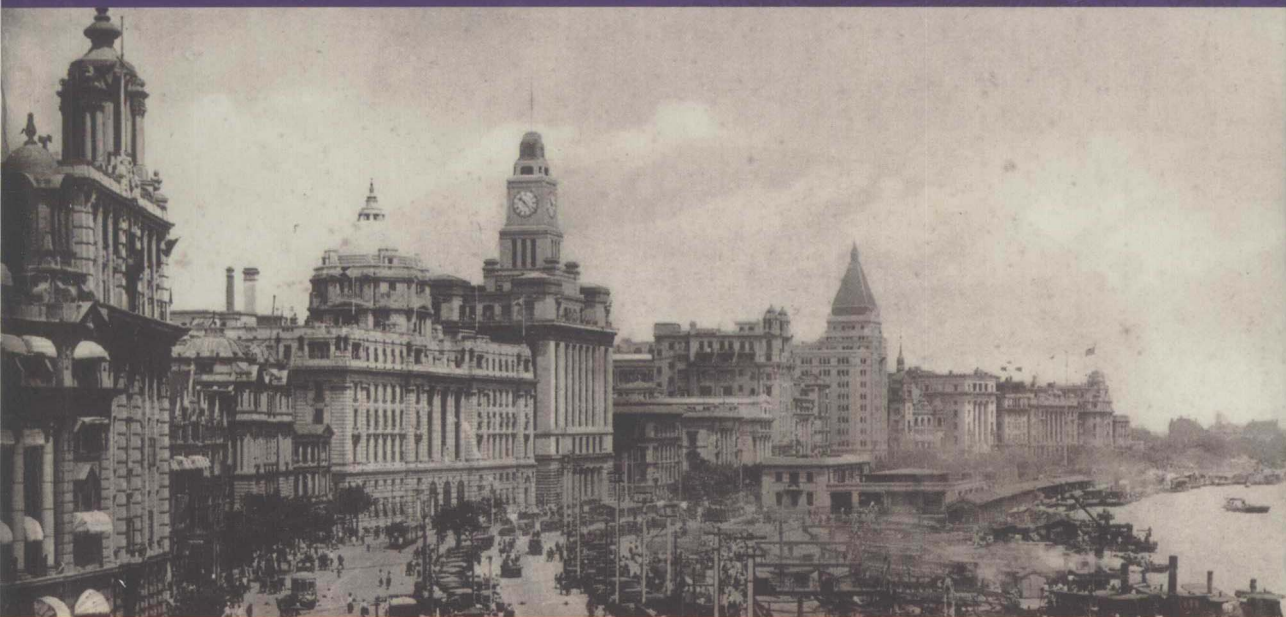


法兰西在中国300年

从路易十四到戴高乐

La France en Chine

Du ^{xvii}^e siècle à nos jours



[法] 贝尔纳·布里赛 / 著

王崧 丽泉 赵丽莎 / 译

上海遠東出版社

法兰西在中国300年

从路易十四到戴高乐

La France en Chine

Du xvii^e siècle à nos jours



福建师范大学
图书馆
藏
书
印
记

[法] 贝尔纳·布里赛 著

王帽 丽泉 赵丽莎 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兰西在中国 300 年/(法)贝尔纳·布里赛著;王嵎、丽泉,
赵丽莎译.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

ISBN 978-7-5476-0893-7

I. ①法… II. ①贝…②王…③丽…④赵… III. ①中法
关系—国际关系史 IV. ①D82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7275 号

LA FRANCE EN CHINE Du XVII^e siècle à nous jours

© PERRIN, 2013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PERRIN 授权上海远东出版社独家出版。未经出
版者许可,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

图字:09-2014-162



法兰西在中国 300 年

著者/[法]贝尔纳·布里赛 译者/王嵎 丽泉 赵丽莎

责任编辑/徐忠良 杨林成

装帧设计/熙元创享文化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邮编:200235

网址: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制版:熙元创享文化

印刷: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装订: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27.25 字数:330 千字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6-0893-7/G·629

定价:5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1-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印刷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62347733 转 8538

序言

在戴高乐将军承认毛泽东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之际推出《法兰西在中国300年》中文版，想法极妙，可谓恰逢其时。

这是贝尔纳·布里赛先生所撰写的第五部关于现代中国史著作。它讲述了从路易十四至今300多年的法中关系，使我们对这段历史中两国之间的恩怨有了更多的了解。

这样的介绍和讲解很有必要，因为友谊源于了解。

作者首先将此书题献给中国前任驻法国大使，也是我的朋友吴建民先生。

至于我本人，人们都说我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的确如此。我每天都感受到彼此之间的魅力，当然也有保留。恰如本书作者提及的一件事：有一次，人们与吴先生谈起法国和中国之间有着地久天长的友谊，吴先生高声补充道：“1860年曾经发生过圆明园大劫难！”

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去美化两国300年的关系，而是坦率地指出，过去我们两个民族的友好往来并不多，两个国家之间并非“情投意合”，因为法中两国曾经3次交战，此点是不能忘记的。

就说1860年英法殖民军的那次远征吧。最终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对皇帝最心爱的宫苑圆明园的大劫掠。英法两国士兵连偷带抢，而放火焚烧圆明园是英国人单独干的。这就是我现在为什么要说是英法远征军，而不是我有时听到的法英远征军。确实是英国人……所以，我们应该感谢布里赛先生推出一部关于圆明园惨遭劫难的立论确凿之作。所有中国人至今都不能忘记他们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那不幸的一幕。皮诺先生归还了两座（圆明园的）小雕像，应该向他致谢……

1884—1885 年法国为了占领越南北部的东京地区（旧称），再度与中国交战。在法国，这件事几乎被遗忘，而中国人没有忘记。1911 年缔造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正是由于清王朝抗法无能而激起他作为革命家的热忱。对于 1900 年因义和团运动而导致法中两国的冲突以及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人们更是记忆深刻。

我们两国关系，除其黑暗的一面，也有不少积极的方面，幸甚。这也同样要归功于作者，他使我们看到那些好的东西，并让我们去分享。知道吗？最早在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皇帝当政时期位列北京朝堂之上的那批汉学家，都是耶稣会传教士。

作者用了一个章节篇幅描写当年著名的雪铁龙黄汽车拉练旅行以及扬子江面溯流而上的法国炮艇。这些场景都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印象。他也没有忘记介绍法国在上海的租界——我们的殖民帝国在那里的弹丸之地。如果说今天上海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城市，也是因为拥有法国租界和它的花园洋房，以及林荫大道上成排成行、婆娑多姿的梧桐树。有意思的是我常常听我的法国朋友和中国朋友们说，他们要带我去法租界用晚餐，当然无需说明是老租界还是前租界……

在我看来，本书最引人入胜、最有教益的部分是对当时在中国暂住或长住的法国人的记述和描写。他们中有传教士、军人、外交官、商人、探险者和冒险家。作者还特别写到一些作家，比如高乐待和谢阁兰。同时我也欣赏经常像法国人那样思考的中国艺术家。

中国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她能够改变甚至彻底改造接触过她的人。凡去过中国的人无不受感染。中国是一个大熔炉，不少人物在那里造就了自己，得以显声扬名。有很多这类法国人都去过中国，人们至今还在谈论他们。假如

当时他们没有造访中央帝国，或许就一直默默无闻。窃以为本人也是这样，本书作者的情况亦大致如此。

不过我有个小小的异见。人们讲得多的大都是法中两国的文化因缘。因为中国朋友欣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作家。他们喜欢法国，说她“浪漫”，但是个中含义很难揣摩。文化联系是一方面，而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经济关系也不容忽略。或许可以说本书作者在这一问题上强调得不够。弊端将会是：中国人在文化和政治上选择法国，而去别处寻找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合作伙伴。

所幸的是双方都很注意加强交流，扩大合作领域。请不要忘记中国为避免欧元区动荡所作的努力。

我经常去中国，每每在那里遇见我的同胞，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对我说他们之所以喜欢中国是因为中国人，这一点非常重要。想了解中国，就要喜欢她。我承认自己就是这样，我的老朋友布里赛可能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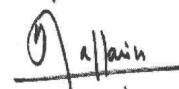
《法兰西在中国 300 年》这部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这个令人神往的国家的状况，不过你永远不能真正了解她，当今世人认为她会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她的思想复杂而活跃，也会随着世界的不断发展而变化。

J-P. 拉法兰（法国）

参议院副议长、前总理

"Souvent on me demande :
Que faut-il faire pour avoir de bonnes
relations avec la Chine ?

Je réponds :
c'est simple et suffit d'aimer les chinois "


comme Bernard Bénéux!

序 言	01
第一章 前言	01
第二章 国王的数学家们	07
第三章 在清朝的宫廷里	23
第四章 北京的法国传教团	37
第五章 巴多明神父	57
第六章 汉学家先驱	67
第七章 遣华使团	79
第八章 古伯察神父在中国	101
第九章 大沽炮声	119
第十章 进军北京	139
第十一章 圆明园大劫难	161
第十二章 “壮观场面”	175
第十三章 签订和约	191
第十四章 上海法租界	209
第十五章 圣水器、双角帽与军刀	231

第十六章 福州造船厂	247
第十七章 1883—1885: 对华战争	255
第十八章 北京 55 天	277
第十九章 强占北京	303
第二十章 对经济的冷漠与不情愿	323
第二十一章 徐家汇与震旦大学	337
第二十二章 上海 — 东方的巴黎	355
第二十三章 两个法国面对两个中国	377
第二十四章 戴高乐与毛泽东	393
第二十五章 结束语	409
大事记	417
后记 • 致谢	424

第一章 前言

中法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
法国在华史与中国在法史是两个不可分割的主题。

——沈大力

2001 年 7 月 14 日，法国欧洲一台早间节目的著名主持人让－皮埃尔·埃尔卡巴什（Jean-Pierre Elkabbach）正在采访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

当时，北京刚刚获得 2008 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主持人的采访话题从中法的长期友好传统展开，埃尔卡巴什或许正想着 1964 年 1 月法国总统戴高乐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爆炸性外交事件。

“噢！”大使感慨道，“别忘了 1860 年的圆明园大劫难！”谈到中法关系，这位喜爱法国和说一口流利法语的吴先生显然没有忘记这段令中国人痛心的历史，这段在法国历史上不甚光彩的一页。

让我们不要抱有幻想。准确地讲，法国和中国之间并不存在友谊的传统，也不存在如法国与英国、俄罗斯等国所结成的“友好同盟”。直至 20 世纪中叶，法国如同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一样，视中国为囊中之物，视其为可以被轻取、欺诈和无情盘剥的国家。

对中国而言，法国是个不折不扣的入侵者，哪怕仅仅单指当年传教士们在其国土上的所为。当然，与在中国有重要经济活动的英国相比，法国的罪过要轻得多。

“要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从不轻易忘记别人对他们犯下过错的民族。”普若斯派尔·集盖尔（日意格，Prosper Giguel）这位出生于 19 世纪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朋友曾如此提醒。

是啊，中法之间曾经历了三场战争……

1900 年，阿里斯蒂德·布里昂（Aristide Briand）^[1]惊讶地发出感叹：

[1] 阿里斯蒂德·布里昂 (1862—1932)：法国重要政治和外交人物，在一战后的国际关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1926 年因其对法德和解所作的贡献获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中国人，从没有丝毫征服西方世界的意图，却看到所有西方列强进驻到他们的国土上，厚颜无耻地公然瓜分他们的国家。外交伎俩若行不通，就诉诸武力……如果不承认中国只属于中国人民，那么有什么理由宣称法国只属于法国人呢？”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们当然都明白这位法国政要为何会有此一问。

2010年我和夫人布丽吉特在沈阳邂逅一位中国学生，她问我们是否知道阿尔丰斯·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在法国，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感人故事。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利，心灰意冷的小学教师向学生们宣布来自柏林的命令：在法国的失地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将只能教授德语。这是师生们最后一堂法语课。

我们惊讶地反问这名学生：“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中国学生回答道：“因为我从中看到，在不甚久远之前，法国对中国的殖民态度，与当年德国占领法国外省如出一辙。”由此，我了解到都德的故事已写进了中国的教科书。

在济南大学，我们的年轻翻译告诉我们，自她8岁上小学开始，便从教科书上了解到“番鬼”（即英法帝国殖民主义）入侵中国时在圆明园犯下的暴行。

雷昂·鲁塞（Léon Rousset）所著《穿过1886年的中国》（*A Travers la Chine 1886*）一书是这么开篇的：“远离法国的旅行者会惊讶地发现，在这个遥远的地方，法国所占据的位置是如此渺小。英国的贸易、语言和名号在那儿大行其道，法国的声名则伴随其邻国的益发强盛而日渐式微。”本书讲述了法国在中国的历史，其重要性恐怕无法与一本讲述英国在中国的相似题材的书相提并论。

对于英国，中国是重要的商贸对象；而对于法国，除却天主传教团的因素，中国或多或少只是个边缘国度。

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说：“长久以来，中国之于我们仿佛来自



1981 年 2 月 11 日，法国总统密特朗和若斯潘等法国政要参观明定陵

另一星球，星球上是些奇奇怪怪的人。是啊，用‘怪异’一词来贬损他们，再容易不过了。”然而，对于英国人，由于经济的因素，情况则全然不同。从那时起，法国在中国的地位便与英国在这个泱泱大国的位置缺少共同点。如果有人写一本讲述欧洲在中国的历史书，法国也绝无可能当选主角。

然而，除却经济因素，法国在中国的影响却是意义非凡，甚至令人激情澎湃！

交往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路易十四国王遣送数学天文学家至康熙皇帝的宫廷；大家更不会忘怀上个世纪东西方冷战期间，戴高乐将军毅然决定率先与新中国建交！

两国人民之间还有着如此多的相似、相同，甚至意气相投之处。《费加罗报》大记者弗朗索瓦·奥戴赫 (François Hauter) 是位著名的中国通，他曾如此描述：“跑遍中国和法国，在我看来，这两个国家的相近之处显而易见。比如：巴

黎人和北京人对女人与美食的品味同样接近；两国人民都情感丰富、热情敏感、拥有即兴和随感而作的灵性；他们同样不喜循规蹈矩、缺乏严格的秩序。此外，两国人民对于‘平等’的概念有着同样的执著和狂热。”

法国人和中国人拥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要做这个星球上拥有智慧和乐趣的人。”这两国的人民同样更为关注自身，“间或环顾其他人类，地球上其余 50 亿生灵的存在，不过是为了欣赏我们无与伦比的文化”。

旅居法国的中国文人沈大力曾著有《中国对法国文化的影响》一书，书中也指出这种影响是双向的，法国在华史与中国在法史是两个不可分割的主题。

纵观法国在华史，犹如透过一部微型望远镜窥视西方在中国的历史。除去大不列颠的影响，同样值得着墨的，还有俄罗斯和美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作为，当然，不能忽略的还有日本等国……

然而，不可否认，法国在中国的历史是无可比拟的，无疑也是最为意义深远、最有趣丰富和最令人震惊的。

果真如此吗？让我们交由读者来评判吧！

第二章 国王的数学家们

当英国人一心一意在中国拓展贸易之时，
法国人为了在这个遥远的国度建立起道义影响力，又在做些什么？
他们着意维护的信念丝毫未让步于贸易。
当现代欧洲打开一条通往古老世界的未知之路，
进入天朝帝国之时，
中国这一古老文明国度陡然面对的是
时至今日依然在不时挑衅她的两大强国。
远东的门户被迫同时向欧洲贸易和基督教、葡萄牙商人和传教士敞开。
——儒利昂·德·拉格拉维埃尔副元帅

2004 年凡尔赛宫国家博物馆举办紫禁城康熙大展（1662—1722），摆放在展览入口处的天文仪器令前来参观的人们不禁为之注目。

通常认为“国王的数学家们”这个称谓是由《基督教真谛》的作者夏多布里昂最先提出。耶稣会士李明（路易·勒孔特，Louis Lecomte）神父出版于 1697 年的《中国现状新志》一书中，亦自称为“国王的数学家”。这些数学家们便是路易十四国王在科学院^[1]支持下，于 1685 年派往中国的 5 名耶稣会士。

3 年后，5 人抵达京城，并于 1688 年 2 月 6 日来到康熙皇帝的宫廷。这个最初的宗教团体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法国耶稣会北京使团创始人当中的中坚力量。

当时，凡尔赛宫廷上下均主张向中国派遣传教团。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神父讲述了他和柯尔贝间的一次对话。柯尔贝是当时法国的海军国务大臣，也统管法国科学、艺术和手工艺。这位大臣慷慨陈词：“神父啊，难道科学不值得您漂洋过海，远离祖国和亲友，徙居到另一个国度吗？虔诚坚定的神父们常常不远万里，向不信基督的人们传教。我希望你们能利用此机会，在传播福音之余，对当地进行大量的勘测探查，这将对完善我们的科学知识和艺术领域大有裨益。”

这之后的数年，不少耶稣会士加入了远赴中国的传教团。

1494 年《托尔德希里亚斯条约》签订后，教皇将派往东方的传教团监督权授予了葡萄牙。葡萄牙人当然不希望在中国看到法国国王派遣来的耶稣会士。因而传教计划受到两大因素的阻碍：一方面，葡萄牙人享有特权，他们

[1] 科学院：Academie des Sciences, 柯尔贝 (Jean-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 于 1666 年创建。——译者注

反对其他纯宗教性质的传教团；另一方面，中国也还没有做好迎接一个外国使团的准备。

按照当时的规定，路易十四的耶稣会士们必须登上葡萄牙船只，从里斯本出港。路易十四出于尊严，决定对此规则不予认可。然而，法国皇家印度公司的船只当时还没有在远东海洋上航行的经历，那片版图被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以及荷兰和英国紧紧把持。

1684年，一个意外事件打破了这个僵局。暹罗国王派来的使团带着丰厚的馈赠来觐见法国国王，礼物中最珍贵和值得一提的是来自中国的瓷器。暹罗此次出访似乎缘起于英国和荷兰的觊觎，两国的虎视眈眈令暹罗国王非常不安，故寄望于得到法国的庇护。

使团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得到路易十四的接见。伏尔泰在所著《路易十四的世纪》一书中描述道：“接见来自暹罗的使团，令好出风头的太阳王颇为受用。暹罗国王派遣的使团庄严气派，满载礼物前来觐见路易十四，表达了这位印支国王膺服法国国王魅力，只愿和法国从事贸易往来，甚至有意皈依基督教。皇帝龙心大悦，随即派遣2名大使和6名耶稣会士回访暹罗……”

还有另一偶然事件，前往中国的传教团中有一位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神父，在回到法国时带了一位年轻的中国信徒沈福宗（受洗名为 Michel Xin）同行，两人在凡尔赛宫也得到召见。

1684年9月发行的期刊《墨丘利》中生动描述了这次觐见的种种细节，充分体现了当时的民众以及凡尔赛宫廷对来自遥远中国的年轻人所表现的好奇。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人们只见过两个人种——白人和黑人。直至17世纪，才发现还有黄种人。

观赏完凡尔赛宫喷泉表演，柏应理和沈福宗于次日应邀出席国王晚宴。